

大陸文壇左派的保定會議

白杰明

三年前極左爺們開涿州會議，今年四月又開了保定會議，但因左調太高，未作貫徹傳達。老左仍心有不甘，為涿州會議鳴冤，攻擊港刊製造「洋壓力」，而另一矛頭則指向《管

第五代電影

「甚麼叫解放思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是一種束縛，從這種束縛中解放出來，解放思想就開闊了視野。」（見《文藝報》一九九〇年五月五日）。

從一啄一州到保一臂

這番連黑色幽默作家都編不出來的話，是中國劇作家協會秘書長趙尋在今年四月份中國大陸的文聯和作協於河北保定共同召開的文藝思想座談會上講的。這次保定會議意在繼承和發揚一九八七年四月的涿州會議的精神。保定會議聽說聚集了「涿州」的那批人馬，並又培養了新發展的「左派」一百餘人。奇怪的是，除了《文藝報》摘登如上的幾篇發言要點，以及其他報刊對該會進行一般性報導外，也沒聽說這次會議的精神得到貫徹傳達，似乎處於保密狀態。

據說，保定會議是由於極左調門兒太高，全盤否定之勢太猛，矛頭所指太露，醉翁之意太顯了。北京文藝界人士還笑曰：上次涿州

保定會議四月十九日降下帷幕，四月廿二日《文藝報》刊登了一篇署名遲樞的文章《雜話二題》，為涿州會議鳴冤，並大肆攻擊「其麼年代」（即《九十年代》）及其他港刊的「洋壓力」。所謂「洋壓力」是指「通過『出口轉內銷』的途徑形成的、由大陸內的傳媒把『風』傳到大陸外，再由大陸外的輿論或其他手段來壓國內。」

《九十年代》等港刊當年報導了一些關於涿州會議組稿的細節，也引起了遲樞的憤慨：「涿州會議過後，卻真的出現了巨大的『洋壓力』。甚麼『以高過空軍伙食標準的待遇作餌』啦，『稿酬標準是千字人民幣九十元』啦，『打棍子』、『極左派』、『黑名單』啦，等等。這些謠言輿論在境外的報刊上頓時風起雲湧，向國內壓來。……它『內銷』到大陸的時候，就給某些人以口實，於是有些調會議材料

〔土〕狂犬吠洋

議被「啄」了一口（趙紫陽一開口，該會就成了一了殘廢），這次保定會議可能保住「臀」嗎？

之類舉動，這才形成真正的「壓力」……
以「洋」字扣在中國人辦的香港刊物頭上
再予以鞭笞和謾罵，倒是件很新鮮的事。

之類舉動，這才形成真正的「壓力」……」
以「洋」字扣在中國人辦的香港刊物頭上，
再予以鞭笞和謾罵，倒是件很新鮮的事。
港刊的幾篇文章居然有如此驚天動地的功效。像遲擇這樣把大陸那亂攤子賴到香港的一
「羊壓刀」上，亦可謂「狂犬吠日」。

老左後繼有人

人們往往關注一些臭名昭著的「老左」，很少注意到老左後繼有人。

據悉保定會議出了左派新秀，中全會計仲呈祥是也。仲本來是以吹捧「第五代」導演爲業的特毛評論家，但不知何故，他這次竭力

爲美的電影，攻擊電影局長滕進賢關於拆毀大陸新潮電影，攻擊電影局長滕進賢關於娛樂影片的思想。北京文藝界人士有人形容仲

這些言論爲會議上「最兇、最惡、又最無耻」的發言。照仲的說話，除了重大題材和革命題材影片，其餘大陸電影盡是精神垃圾應予剔除。難怪有人說仲氏有知音，賀敬之誇贊他「很有發展前途的人」。

仲呈祥恰好有個同行，即廣西電影製片廠

廠長高鴻鵠。那邊在集中炮火打擊新潮影片的大本營西安製片廠，這邊高鴻鵠的廣西廠近兩年重點攝製了爲鄧小平樹碑立傳的《百色》

壓根兒沒讀過毛「講話」。《文藝報》四月底報導保定會議結束時，會議上有人問道：「的確有部分人暫時擱筆了，這是不是意味着文藝

英』左右文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頗有些不
鬼們終於從閻王殿被解放了出來的感歎。
由今重重改少的原由，呆三會義者申天真

太顯了。北京文藝界人士還笑曰：「上次涿州會

候，就給某些人以口實，於是有人譏刺道：

廠長高鴻鵠。那邊在集中炮火打擊新潮影片的

大本營西安製片廠，這邊高鴻鵠的廣西廠近兩

年重點攝製了為鄧小平樹碑立傳的《百色起義》，今年他們又在籌拍《周恩來傳》。在保

定會議期間，高接受《文藝報》記者訪問，並

稱：「電影界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局面至今

沒有很好地清理……現在，看上去出現了轉

機，但實際上只是表層的東西在轉，中層的還

沒有動，至於潛層的東西就更沒有動……反對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在電影界還沒有真正開

始。」（見《文藝報》五月十一日）

高和仲一樣着重指出，掃除「資化」危害

的關鍵在於「高層的決策部門」，「創作上、

市場上再也不能放任自流和搞『娛樂片主

體』」。言外之意就是要把電影局長滕進賢拉

下馬。此外「老左」的論壇，《中流》月刊在第

五期上也刊登了北京重型電機廠座談會的記

錄，抨擊《老井》、《黃土地》和《紅高粱》

等電影和電視系列片《河殤》。

十年河東、幾時河西

「六四」之後，很多人相信大陸知識界和文藝界中再也不會有人跳出來乘人之危，迎合當道者去整人。這種良好的願望太低估了人的

妬忌和報復慾望。這種報復主義便是大陸政黨鬥爭的家常便飯。一九八七年反資本化時，臧克家曾滿腹牢騷，埋怨中青年作家，他看不順眼的是他們這些「暴發戶」竟湧到出國的機會和出書的約請。他當時呼籲大家讀馬列，認真學習毛的「講話」。到了這次保定會議，仲呈祥也酸溜溜地說他碰到的青年導演中居然有

壓根兒沒讀過毛「講話」。《文藝報》四月底報導保定會議結束時，會議上有人問道：「的確有部份人暫時擱筆了，這是不是意味着文藝

的蕭條？」與會者有人答曰：「有些人在資產

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下，一度走上創作的歧

路。當錯誤思潮受到摒棄的時候，他們難免感

到無所適從。暫時放下筆來，用更多的時間

進行學習和考思，這未必是件壞事情。經過一段自我反省和自我調整，他們中的多數人必定

會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總之，現在既有人擱筆了，也有人重新拿起筆來，還有一批新

人加入文藝隊伍。」此則報導還宣稱，「應當看到，少數『精

英』左右文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頗有些小

鬼們終於從閻王殿被解放了出來的感歎。

由於種種微妙的原因，保定會議精神未傳達。也許近一個月來自大陸的傳聞有助於解釋

目前的狀態：李瑞環之類着重「理順」人民的情緒，為自己和黨謀求一個能通向未來且相對理智的道路，而與其對着幹的人，仍想上綱上

線。日前傳說文化部長賀敬之挨上面的指責，告病假住院休息。且不問這種小道消息如何，不管誰翹誰，來自北京的朋友反倒描繪了一個叫

人寒心的圖景：沒有甚麼好的新戲或電影，電視也沒法看。管它上層永無休止的內訌，文藝出版界沒了趣味則是一個無聊的趨向。

新「課桌文學」一瞥

博聞小撥

大陸高等院校裏的「課桌文學」，有發展興旺之勢，大學生們的即興創作既有時代感又有幽默感。現摘錄浙江福建兩所大學部份「課桌文學」作品：

①學而優則赤貧。

②愛情何在？價值幾何？

③大官倒做報告，中官倒做檢討，小官倒坐監牢。

④老婆會有的。（旁注：可惜是個裹小腳的媳婦。）（旁注：你們都變態了！性慾

值，希望引起別人注意。

有人分析，這一現象的發生蔓延，是由於下列幾種心態造成：

一、無聊，即興而起；二、對抗心理，對社會上現實不滿，對上級的說教不滿表示反感；三、發洩，心中的彷徨、不滿積得多了，用課桌文學形式發洩出來；四、尋求自我價